

目錄



葛亮序 見南山

一定要找一塊地
開始種菜啦
澆菜的水在哪裏
蚊子真是討厭
「農夫八」的故事
「菜丁花丁」興旺
我種出外婆的紫蝴蝶了
從梅州到香港的土地
自製有機肥
從啟德機場到赤鱗角國際機場
田間哺乳的母親們
溫暖溫馨小菜園
傳奇的安林婆婆
青菜打邊爐

033 038 042 048 055 059 066 072 077 081 086 092 096 100 107

到菜園去

和氣生財

在艱難時刻幸運有一塊地

鳥吃一半 蟲吃一半

種瓜得瓜 以物易物

蛇肥菜瘦

居然種出葵瓜子

榕樹下賣菜的原居民

阿尼和萬壽菊

藍伯的菜地

我不再是大地主

土地有救贖的力量

香港的牛

小小的菜童

玉蘭和燕青

後記 種菜人的籃子裏有什麼

110 116 122 129 137 147 153 156 171 178 186 192 209 216 224 233

在香港的天壇大佛下

我看着牛 牛看着我

我們都笑了笑



葛亮序一見南山

吳燕青君新作《在香港的離島種菜》，開宗明義，寫在大嶼山耕作之事。離島之於香港，是一塊鄉土，是遠離塵囂之地。躬耕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是文人心之所向。《詩經·甫田》便有「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之句。中國以農事為本，造就綿延千年的田園詩傳統，漸成大宗。然而發展至於當下，鄉土書寫則呈現出微妙的空間關係。

中國現代文學發軔時期，鄉土文學的出現，伴隨作家之寫作主體與所書寫「鄉土」之間呈現出的地方認同議題——作家是否「在地」於「鄉土」。參考魯迅對鄉土文學作家群的定義，他們往往居於城市，為故鄉所放逐，描寫家鄉各自不為旁人所熟悉的地方特色。由此可見，對這批作家而言，鄉土之故鄉成為了某種與「地方依戀」相關的「他性空間」——相隔愈遠，鄉情愈熾。《列子·天瑞》所謂「有人去鄉土，離六親」，是對地緣與血緣的雙重背離。而書寫鄉土，可視為對心理根脈的回歸與重認。

以故鄉視域所展現的「鄉土性」，香港本土作家構織的鄉土文學體系，顯然另沽一味。

若以此為關竅來審視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以降的鄉土文學，會發現其發展從文學主體性的角度，天然帶入某程度的甄別意義。首先相較早期的鄉土文學，從香港整體文學品格而言，這一時期的鄉土文學，實現了在雜交性（hybrid）城市文化型態中，與「都市氣」有效的質壁分離。而其依託的，恰是對「鄉土」的進一步定義。「香港……有一個逐漸繁華的過程。……它的繁華只在維多利亞港口和中環、灣仔等幾大鬧市，港島的窮街陋巷、市井小民佔壓倒多數，這正是鄉土文學滋生的大好土壤。……鄉土性本身就包含着『市井性』」。以被譽為香港鄉土文學經典的《太陽下山了》為例，其「市井性」既體現於本土性的地理人文景致，亦具有空間的邊緣性指向。「從香港中環——繁盛的市區——乘電車到筲箕灣去，自成一區的西灣河是必經之地。」這段文字包含清晰的由主流都市空間逐步淡出的意味。其中，「自成一區」是個十分值得思考的界定，其以空間的獨立性，模擬了在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等層面與「都市」間的區隔。這亦成為在舒巷城的「西灣河」書寫之後，香港作家構築鄉土意象的基本依據。顯而易見，隨着社會發展及城市格局的興變，某程度上「鄉土」在香港作家筆下已趨於廣義。

但吳燕青君的新作，身體力行，顯然回歸於鄉土書寫的本意。作為香港離島區最大的島嶼，「香港赤鱗角國際機場對面的一個樹林，和機場的距離隔了一片幾百米的海面」，從地理的角度而言，其偏僻的意味，不言自明。在這裏租種一塊土地，從鬆土、播種、施肥、澆水，事必躬親。「這也是一種親近泥土的勞作啊！就花點時間和力氣吧！」作者感喟令人想起葉聖陶所著《苦菜》，其主人公「我」也曾嘆道：「我的希望艷羨的心情，在他下第一把的時候已欲迸溢而出，人生真實的愉快的滋味，這回我可要嘗一嘗了。」葉寫「我」耕作之樂，是與農人福堂的「苦」相對的。或言，於農事，「樂」是知識分子蜻蜓點水的淺嚐，「苦」才是其終日無休的根本，這是兩者的差異。面對他人規勸，「種菜很辛苦，很麻煩的，你沒有種過，是很難的。」燕青君以文字為犁，實寫種菜的艱辛。從鋤地當午，手掌布滿血泡，「因為挖地太艱難，才讓我想到種菜肯定也不容易。」開啟了在城市人看來的田園烏托邦，原來是人生歷練的經驗飛地。那種種的難，在她文字中因其細節豐盈，有了一種感同身受的份量。隨其苦，而見其樂。

如果將耕作本身，視為對都市人身體髮膚的歷練，則遠非這部作品的用意所在。燕青君自稱「復耕人」，可見「鄉土」對其精神回歸與重認的意義。時代如輪，滾滾

而前。香港作為國際商貿都市，曾幾何時，也有朝出夕作的靜好農耕歲月。書中寫到了一把鐮刀，來自作者在田間耕作時結識的大娣婆婆。「這是一把見證過香港農耕時代，見證了香港高速飛躍發展，見證了啟德機場的搬遷、消失，香港赤鱗角國際機場的興建、啟用的鐮刀。現在它在我手中，一個香港鄉村復耕人的手上，割着大片鬼針草。」「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高速發展，很多耕種的村民單靠耕種已不能滿足生活的開支和需求，而到市區去尋找工作的機會。慢慢的，村莊的田地開始荒廢，香港農業開始沒落。」人類的現代文明，如磅礴汪洋，推動了島嶼的誕生與成長，也淹沒了原生的風貌與輪廓。剎那須臾，「到世界去」是對廣闊天地繼往開來的嚮往，而吳燕青的《到菜園去》，卻是時光荏苒後的反其道而行，胼手胝足，見微知著，是山重水複後的一葉一菩提。變動不居，終落實為「常」。這「常」中有傳統，如在香港像藍伯黃伯這樣的「神」的守護者，也有如安林婆婆般不輟於耕的八旬老人。而此書最為動人的，也是這人之常情中的「變」。書之末篇《玉蘭與燕青》，標題彷若雙生，但卻是兩代人的嗟嘆與和解。代際之間，埋藏着多少東亞家庭含蓄而深沉的愛。如對菜地的養護，耐心，克制，嚴格而不動聲色，漫長的等待與沉默，只為了在那成熟一刻鳳凰涅槃的蛻變。

「我還會繼續在香港種菜，做全香港最執著的復耕人。」全書的尾句，似非結局，而開啟華章新篇。在香港這都市的一角，總有這樣一些人，一些事，以自己的
人生，為歲月作註腳。於無聲處，震耳欲聾。



一定要找一塊地



把家剛搬到離島大嶼山的那段日子，我實在很迫切地想種一切植物。一棵植物苗，路上撿的，不知道名字的，我都會帶回家，在不同的盆子裏種下去。有一天我媽實在看不過眼了，說：「我怎麼也給你找一塊地去。」

後來，那塊我現在種菜的地，不是我媽媽找到的，是我自己找到的。

那塊地原本不是菜地，是一片荔枝林。工人在伐樹推土的時候，我剛好經過，被荔枝樹斷枝的香氣，新翻泥土的泥氣吸引。我走過去問正在工作的工人：「這塊地是做什麼的？」工人們忙着伐樹的伐樹、挖樹樁的挖樹樁、翻土的翻土，沒有人回應我。我靠近一個工人，笑着大聲問他：「這塊地會做什麼？」他笑了一下：「什麼都可以做。」「那可以種菜嗎？」他停下手裏的工作問其他的工人：「這塊地，可以種菜嗎？」被問的人也停下來，他想了一下說：「我打個電話問問。」

他在打電話，這時一個女人走向我，她帶着很大的遮陽帽，穿牛仔褲和長袖的工作衣，高筒水鞋。她打量了我一陣，笑着說：「種菜很辛苦、很麻煩的，你沒有種過，是很難的。」說完，她看着我，沉思的樣子，彷彿在說：「你怎麼會是種菜的人呢？也不過是新奇的想一想罷了。」我面對着她打量又深思的臉笑了，說：「我真的挺想種菜的。」

「歐陽先生說可以啊，可以種菜。」打電話的那位工人轉過頭對我笑着說。

就這樣，在一塊新開發的土地上，我擁有了一塊菜地。這是香港離島區最大的島嶼——大嶼山（Lantau Island）。如果你還不知道這是香港的哪裏，我還可以再說細一點，就是香港赤鱗角國際機場對面的一個樹林，和機場的距離隔了一片幾百米的海面。回到家，告訴媽媽我真的找到一塊地，她很相信。我說就在去侯王宮的路上，並帶她去了一趟，她才相信了。「真給你找到一塊地，那你就玩一玩吧。」我媽說的是玩一玩。她也不相信我會種菜，或者也只是認為，我是一時的興頭。

地有了，該種什麼呢？什麼菜適合香港呢？香港的秋季十一月，我該去買什麼種子？啊，到哪裏去買種子？

居然哪裏有種子買都不知道。趕緊做功課，去網上找，還問在西貢租了地種菜的姊妹，又特意在早上七點鐘的時候去逸東邨大榕樹下問莫家村、牛凹村、磡頭村等村莊出來賣菜的婆婆們。得到的答案是：荃灣有得賣、元朗墟有得賣、旺角花墟

道有得賣。妍妹的種子是要去花墟買的，還有一部分是在去中國台灣、日本旅行時買的，有時候還會寄信去綠田園基金會要。種子的來源渠道有了，我很快就跑去了最熟悉的花墟道。

香港花墟道在旺角，可以坐地鐵到太子站，B1出口出去，經過旺角警署，直走五十米，整條道都是賣花的，是香港最大的花草集市，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花卉植物，琳琅滿目。有幾年，要到嘉道理道去工作，每次下班都會走過花墟道，一走進去，就會被萬花盛放迷住。所以，說到花墟道，我真是再熟悉不過了。可說到買種子，卻又陌生。因為平時只顧着看花，沒有留意種子和其他。

一家一家花看過去，一家一家店問過去，終於在靠近園圃街雀鳥公園的一家店裏找到了。「我有一塊菜地，想買一些現在能種的種子，可以買哪些呢？」我一邊看掛在牆上的一包包種子一邊問店家。「秋季，菜心可以種一些、油麥菜可以種一些，蘿蔔好像有點遲了，香菜（芫茜）可以種一些，西藍花什麼的好像也遲了……」店家邊說邊挑了一些給我，我接過一包包的種子，看包裝袋封面上的菜圖，感覺興奮了起來，好像很快我就能種出像菜圖一樣的菜來。

「工具那些有嗎？肥料呢？」我被店家問得發愣。是的，我怎麼沒有想到需要工具呢？怎麼也沒有想過，種菜是需要肥料的呢？「都沒有呢。」我有點慌地回答。很害怕被店家看出，我完全是個新手。「過來呀，我帶你挑。」店家並沒有留意我的窘，把我帶到耕種工具角。「鋤頭你想買大定細？鐵鍬可以不要大的，耙可以買中中大的，水桶、澆壺……」店家像幫我選種子一樣選了工具給我。

「肥料呢？你要多少？你的地有多大？」啊，有什麼肥？「哼，過來！」我被店家招呼到另外一個角，肥料角。「鉀肥、磷肥、複合肥、骨粉、草木灰……菜種來自己吃的，全部用有機肥會好一些。」店家給我選了一些骨粉、海藻粉、草木灰、塘泥塊，它們有精緻的包裝，一百克到一千克不等的量，售價不菲。我是咬着牙買的。

從店裏走出，我肩扛手提的，大包小包，長長短短，很是狼狽。「實在拿不動，我幫你Call車啊！」店家說。我果然是打的士回家的。把菜種、工具、肥料買回家已經很晚了。可我忍不住要馬上去菜地，一刻也等不住地想立刻翻土播種。家裏人攔住說：「天黑危險啊，蚊蟲多，也可能有蛇。」我才止住了立刻去的衝動。

一個晚上，都在心裏設計我的菜園，雖然那裏一顆種子、一棵菜也還沒有，但我的心裏，已經開始為它展開宏圖了。我會有一個像外婆那樣的菜園嗎？騰動而又急切啊，天能快點亮嗎？